

夷

堅

志

夷堅三志辛序

予固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有同者豈無頗相
類要其歸趣則殊今乃悟為不廣前志書蜀士孫斯
文因謁靈顯王廟慕悅夫人塑像夢人持鋸截其頭
別以一頭綴頸上覺而大駭呼妻燭視妻驚怖即死
予嘗識其面於臨安比讀太平御覽所編幽明錄云
河東賈弼小名翳兒為琅邪府參軍夜夢一人面黧
頗甚多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之貌願易頭可乎夢
中許易之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瑯邪王呼視
遙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照亦知怪異因還家歸女走

藏弼坐自陳說良久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
帝半面哭兩手各捉一筆俱書然則此兩事豈不甚
同謂之古所無則不可也幽明錄今無傳於世故用
以序三辛云

慶元四年六月八日序

夷堅三志辛目錄

卷第一十事

祁酥兒

范端智棋戰

林氏館客全壁附

二屠鼎息

山門寺僧

卷第二十二事

洞天真人殿

張八道人犬

諸暨山道人

吳琦事許真君

李彥勝夢賦

張淵侍妾

朱安恬獄

古步仙童

許寶文女

佑聖觀亭

永寧寺街女子

鬼迎斛盤

汪洛匠

彭師鬼孽

槐娘添藥

劉和尚犬

宜城客

卷第三十一事

許穎貴人

危病不藥愈

建昌道店

鄂州于通判

知命先生

普照明顛

何同叔游羅浮

鄂渚元大郎

王樞密招魂

興教寺僧

毗陵僧母

卷第四十四事

伊憲文命術

孫致思

武陵布龍帳

宜都鉄冠

邛州僧

白馬洞天

管先生祠

孟廣威獼猴

巴陵血光

李昌言貪

鼎州寺藏心木

觀音寺道人

岳陽樺松

李主簿及第

屈老娘

卷第五十三事

吳長者

觀音救溺

朱陳二縣丞

解脫真言

席天祐病目

梅溪子

目老治痢方

葉武仲母

汪孝英不義

歷陽麗人

螺治閉結

攬事游師姨

程山人女

卷第六十五事

玉仙陳和尚

王一妻

五色鷄卵

胡婆現夢

蔣山長老師

胡廿四父子

張時鴨洪勝雞

程法師

王發猪

牛頭王

宋毅見亡父

張士問

孫執中

朱聲三八

金客隔織

卷第七十二事

舒推貨妾

明湖朱家怪

能氏石獸

城子塘水獸

三衙墜馬

葉道行法

閻大翁

孫福異禽

卷第八十六事

星月之異

社壇犬

馬保義文談

傅子淵虎夢

杜默謁項王

張三公作牛

萬道士

毛家巷鬼

觀音救目疾

王氏四足蛇

韓德高犬

書廿七

馬訓練

申師盃銀

橫州婆婆廟

湘潭雷祖

詹氏雷硯

卷第九十事

桃源凶盜

蕭氏九姐

賈氏父子

焦氏見胡一姊

香屯女子

卷第十十四事

臨安雷聲

易官人及第

岳州湖泊

趙喜奴

趙珪青妻

高氏影堂

郭二還魂

熊邦進病狀

曾三夫子

鬼殺高二

汪十四龜

李天祐

賓客陸青

池口鎮牛

李三夫妻猪

周子瑶池

蓬萊紫霞真人

程慧新

王節妻裴

湖口廟土地

陳小八子債

蕭大郎

夷堅三志辛目錄凡一百廿八事

夷堅三志辛卷第一十事

祁酥兒

祁酥娘者亳州人父為秘書省校書郎酥兒性警慧
孝愛異常誦詩書理音樂皆不緣指教兒自能母久
病步立艱難方七八歲時已代管家務事無巨細悉
幹之合宜年十五歲其冬母病忽知劇酥憂急不知
所潛持一錢詣佛堂供像前拜而祝曰吾母病甚
吾將割股肉以療敢擲此錢以卜即可願錢文上嚮
否則反之擲已驗之文果上嚮心獨喜快謂佛真許
我遂操刃以割左股不暇遮傳自燔之於火屑而圓

顧其藥粒之狀與母言醫別換藥來戒曰盡服此可
愈母接服之經宿有廖酥謂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
坐稍偏怪問其故猶閉匿不肯說迫之再三乃具以
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創創已先中風浸浸傍
攻四体萬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
吾肉以救母固已不受吾身母幸緣此以安死亦何
恨但父母年俱高不得終養用此有遺恨耳泣數行
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為作傳曰酥兒之心尤可悲也
方其奮然舉刃之時豈不知肌肉之裂有不可忍之
至痛為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

筭之年最弱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其可悲
至矣予讀之惜其無傳於世為載之三辛第一章

諸暨山道人

復州教授長樂陳方在太學時一齋生

忘鄉里及姓名

嗜酒

酣醉無度不深留意灯窓事適諸暨縣人招作門館
其家僕開酒坊陳賀之曰此正是君從游處適我願
方宜勿辭也於是浮江而東當淳熙十三年秋解試
望之不參假疑其已死或傳似有所遇不飲不食夜
不就榻唯在書室中講授如故同舍生不以為然及
春忽參學衆以所聞質之荅曰我坐平日酒多為累

止故正不向口若臨飯食輒自覺飽入夜全不思睡亦不自知其然同舍私相約更迭陪之一宵驗其是否已而果如人言扣之不肯說久之始謂陳曰彼家酒坊距其居只半里吾早間點校生徒罷則徑造之連沃數觥及晚亦如之一日醉甚望坊外三四里有一山竒崛幽邃可愛信步往游見一人卧松下作而言曰汝無時無節不耽酒豈不防損害性命大可慮邪其人著青布寬袍長六七尺昂昂道人也不覺敬！異宿酒頃醒道人呼使前授我隱訣數語翩然而去自是日不復近酒饌雖偃息枕上亦不交睫它無所

云也後收拾書策告別不知所終

范端智棋戰

范元卿以棋品著聲於士大夫間且歷處庠序踐館閣故無不知名其弟端智亦優於此技與兄相將而碌碌布衣獨客於楊太傅府楊每引至後堂使諸小姐善奕者賭物然所約不過數千錢之直范常常得之楊一日謂曰聞君家苦貧小有獲無濟於事吾欲捐金幣三千緡用明日為某妾一局之資君能取勝立可小康范喜謝歸即寢不能旦同寓之士竊言范骨相甚薄恐無由能致橫財如是及對局既有勝矣思行太過失應一着遂變捷為敗索手而出乃知

非分財物不容妄享好利忘義之徒可以內省也
范
子由說

吳琦事許真君

饒州吏人吳琦習熟刀筆年二十三歲即廷補職級
淳熙十四年五月八日徙居于下西閔整頓神傑堂
鋪設位像以所蓄壽星一軸挂左壁右方祠焉每用
典念旋命畫工劉生繪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像
以補之所謂許真君也至七月十四日琦正午假寐
夢神人頰而長戴方巾及搭其半覆面手繡簿書披

閻竟呼黃彥發姓名黃者都孔目官也琦前跪曰都
吏賤役亦注簿耶神乃指示之曰既是都吏焉得無
名琦又白曰如琦做下不審他日到得此地位否曰
亦可但恐等候不及復請曰琦終身不至遭刑謫否
曰無之續問壽命妻孥神檢簿使觀之其簿式樣全
如四縫笠之摺角排列金星歷歷粲耀乃為言汝分
只合一男一女後來儘得兼汝壽不長不出四十仍
主暴天琦所以咨扣凡數悟端悟其為神欲加奉事
恨未得稱呼乘其將去挽裙而問之應曰汝不識我
乎我即第一蔣真君也又以未曉所言為請傍一人

若馭馬卒云此便是汝家神堂右壁所事者遂上馬
而去琦夢覺悉書于冊後九年一旦嘔血死妻子曲
折皆如言不差 少陸說

林氏館客全壁附

平江林氏兄弟鄰居東西兩宅各邀士人處書館居
東者建安陳希黯賦性誠直兄雖加敬禮而待之與
常時客無異弟所招閩中黃生巧逢迎脅肩諂笑能
得主人歡心故相得極厚束修之外遇有干求亦應
之不靳陳君每嘆美謂已不如黃忽抱病浸浸困劇
極弟過意極療不能愈髮如蓬葆而不可運櫛主人使

僕為梳理數拒却之遂至死主悼惜無已躬為治喪
方洗沐之次見髻中有短帑一小卷漫取視蓋其抄
錄主家事狀及言語疵瑕巨細不遺仍謹誌月日以
備或失歡時為奸訴具也主大怒亟令舁其尸置於
空室但買松棺斂塋湯居寶談其事予因憶在婺州
日義烏縣下巡檢館客曰全璧以學課不如期陳狀
并告其他適時淳熙十三年四月間其授館以何時
曰去歲五月二日入學及冬則不肯償月給憤其無
禮故其所聞見達于使君子視其條目二十條項本
末整整語之曰所言果實乎曰不敢一事相罔乃出

兵門橫冊呈示則是去歲五月四日命寨岳伐木作胡
床及五日擅用音樂等事予曰汝方以初二日就館
舍兩日之間便密疏其不法何也使詣曹供對杖之
二十而荷項令衆于寨門群人皆傳笑謂全壁遂成
碎壁全生之過受罰于生前而黃生之慝乃暴于身
後皆非佳士不滿賢者一笑云

李彥勝夢賦

餘于李彥勝興宗習舉子業詞賦甚有可稱淳熙甲
午請鄉薦至紹熙壬子當免舉夢就試省闈過紫袍
神人持金榜揭示之曰此題目也且謂子細言之至

再李熟視之乃人主天下之儀表賦并韻脚及出處
上下文歷歷明白即濡墨引筆一揮八韻略無停思
殊以驩躍既寤遂綴緝一篇髣髴猶憶夢中隔聯佳
處朝夕潛自諷味雖從學者在席下亦不與之言時
邑貴趙子直為吏部尚書度必知貢舉李嘗作館客
在法合回避趙念別院取數少預詒書止其行李曰
儻吾命分當得何論大小難易固已格夢兆夫復奚
疑柄疑遂決計負笈而西癸丑正月到都城趙果司文炳
李牒赴別試所賦題乃帝王以納諫為聖而貢院出
題并韻脚悉與夢合始以事告人知無復科級之望

且嘆曰造物小兒相戲可謂惡劇竟下第而歸

陸說

二屠鼎烹

德清民鄭八酷於屠牛每行及時先刺其頭血從中傾注數斗目尚開闔觀者念痛苦之狀或稱救苦大天尊或誦解脫真言助之冥果鄭恬然弗之恤母在越嘗度江省之到中途日暮值雨急進路傍古祠中半夜後聞堂上軒訇有聲盡燭前導一人據按坐吏押老人至首問曰汝在生之日何得於佛殿上殺牛命赴鑊湯獄次擗鄭出鄭知其住拜而乞命神怒曰汝所屠不可勝計尚敢然亦命提趨湯是時猶未墮

昂鑊明日倩人告其母備述境象因使報人知戒語
畢蹶而死母忽夢之求功德莫測所以少頃訃音而
至

張淵侍妾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為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
僧都城賣佳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
撻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坐盡傾妾
兢兢自持不敢游目窺視無論言談也中席淵起更
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妹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
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妹慘容不容但舉手指蓮上

燭云絳蠟分明會得晦叔後與予言猶憶其風流慧
悟也招北士馮伯起為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一
位使挈妻子入處之元宵三節為張燈百盞淵赴府
宴長姬領衆妾訪其妻小鬟見牀褥華雅戲卧其上
馮竊至遂與之合既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淵淵隱而
弗問經旬日約馮共飯飯畢設茶於他軒望砌下橫
一斂下竹篔一小缸置奠馮掩鼻謂守兵不謹將使
屏之淵突曰此正為先生設元宵之事豈忘之邪先
疑受呼長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變此辱
已乃伏斂馮趣下受杖泣而乞命淵曰然則只以不

潔代之可也。馮度不得免拱手言願賜清汁少許行
疑透破文書淵逼使滿杓而食乃遂之後十年葉樞密督
視軍馬駐建康投書陳禦茂亦踞彼人云此正是吃
屎秀才耳傳以為笑淵暮歲徙家臨安過八十而終

山門寺僧

德興去縣十五里有山門寺其僧了詮者年四十歲
時遇一善術士戒之曰大師命運衝犯凶煞五月內
免當主灾殃湏百事謹畏關防不然恐不能免詮聞言
憂怖是月自朔日屏跡不出唯端坐誦經度日如年
常若禍至及晦日闍寺僧相慰拊曰師兄可出矣詮

免

曰猶有半日之期未竟不知獲脫免否到昏暮寂無
它虞詮亦自喜少頃提燈籠如廁過山坎下適巨蛇
蟠踞石上見燈光躍而赴之正齧詮足大叫仆地其
徒奔禍還所傷處血肉潰腐遂連脛骨如截歷歲乃
愈然不能行步春秋幾八十慶元三年秋始死

朱安恬獄

浮梁安東鄉民朱安恬與兄仲有者異居仲以貧忤
立所居室契就恬售錢而挈一女來寄食其男細四
仲所以求索於恬者非一恬復以屋契畀其男令自
為主仍往婦家贅處慶元二年兄弟爭小故仲自拈

塲搥腦欲以撓括因去從女婿宿食至五月復訪括
處又舉首頓地微損恬扶勸使歸旋得痢疾越八日
而死細回覓棺於括不得鄰保懷風憾諷之詣縣許
文為叔用杖毆殺縣令鄭伯膺以蕪楚成獄上于州
下司理院不移元勳以殺時無證奏裁得旨處死呈
于趙王薄審問恬稱冤貴溪縣丞同祖鞫如初款及
勅下弋陽嚴丞審問恬更不復有詞即供責狀辨擇
日行刑時四年二月也臨引赴市造風雨晦冥法當
行決如是者凡四申展輒當陰霖郡守林宇長大夫
桶疑焉密採外議果云不平遂躬詣囚所開實徙禁

鄱陽獄同斷死兩囚徑赴法天晴無片云及物色廉
究盡得本末提點刑獄范子由秘監選委婺源丞葉
南夫就鄱獄質勘聞恬誦金剛經不舍晝夜以問推
吏吏以為歌唱先是鄱陽主簿江寧何公極夢游誠
外東岳廟見棟宇宏壯如闕宮視平時不類心固異
疑洎之泊到廊廡間遇亡父朝奉大夫偉泣而進拜問曰
大人今在何地何自來此父云身隸北岳下奉差來
作直推使者又問北岳安在曰在定州公極顧一室
門上揭榜以金填四字曰朱安恬獄父揮使去曰此
非汝久留處驚而悟汗出如洗明日為同官言之是

時恬之寃未白而公極于獄事畧無干涉也范憲具
奏詔安恬特與釋放其元勛舉覺官官吏並免收坐以
五月八日恬被命且死而得主林使君之明也既而
御史肖翁察舉論奏凡本縣及州獄與審勛官吏皆
罷黜云

夷堅三志辛卷第一

夷堅三志辛卷第二十二事

洞天真入殿

鄞縣人連生嗜酒不檢束每飲酒必插花滿頭繞樹狂歌明人多惡之因目為蓮花子嘗過近村民家其側有古屋一區敗壁歌危相傳以為藏惟莫敢居連生詣其中見小道人踞地座與之揖遂共談神仙飛昇事道人突之指壁間郟然豁開乃大殿一所樓閣參差迥非凡間可比引入視碧瓦參差玉階鱗鱗層樓對峙清池澄徹寶殿正中出金書牌標曰洞天真人之殿兩旁四殿皆立小牌曰北極真人曰西天真

人曰東界神君曰南洞神君一人著王者服坐其上
金紫侍立玉女對舞霓裳羽衣曲仙袂飄颻衆樂競
奏響透雲表連歆攝級而登道人不許出至門外回
望來處敗屋如初道人謂曰汝明日可再來當奏之
真人言畢跳入壁中不見明日復往則一切類前所
覩又有張高蓋乘大馬傳呼而至前後旌幢簇列細
窺之似史太師道人云此樂府真官來見真人也與
一小青爪便食爪以朽爛不得已接食味甚甘香道
人旋導之出約更五日相會自是率以為常時紹興
末年也慶元戊午連已六十餘歲絕烟火食顏色如

嬰兒能言人禍福其應如響

古步仙童

餘十古步民陳青為里中王氏童奴一日晨起至門
逢一女子當前立容貌娟秀風儀華楚陳雖處身僕
隸覺其非常人問為誰曰我乃汝前生妻室夙緣未
斷故時來相問陳未及再發語已隱不見至夜繼來
叩其寢所與通衽席之好達旦始去次夕復然經月
餘日女謂陳曰汝可以用仙童術游行鄉間我當纖
息報之陳遂捨主家自稱仙童凡遇人邀請致祝香
煙才起輒降言于梁上吉凶應驗盡如親履其問及

就寢女倍侍自若旬日後陳堅坐不出四七遠傳聞
疊跡踵至皆通其所禱而退俄一旦聞招之不應迨
夜問之曰今日遇入地府理到一事甚急故不獲來
以是誤汝期年女懷孕誕子僅如瓜大體冷若冰雪
至夏月亦尔未晡而夭凡往來通歲忽盛飾携一妾
置酒饌從容言我以生前曾誦佛母呪百篇徧
上帝命往生西方茲來叙別詢吳托生何地不肯說
曰天機秘密輕泄之且受災譴乃盡醉竟夕泣別而
去雖夜寢絕迹而副仙童之約如初陳緣此多受賄
賂致富到今尚存紹熙初赴同村李氏請李素持天

蓬况默誦于室中陳焚香啟曰久而不降李為輒誦
始唧唧形言云我聞呼即至而此家有甲兵無教蔽
空環繞金剛大神長十余丈執斧而立無諾可進伺
其稍退方得前耳它所嚮答甚多仙童之為術最名
幻妄獨是事彰灼如此

張八道人犬

樂平八間橋農民張八公壯年亡賴不事生理一日
忽自張悟橋善存心自稱道人唯賒放米穀取其贏
息以贍家每歲置一簿過貸則書之已償則勾去近
村程七借大麥二斗五升為錢五百秋成不曾償至

于累歲張亦不復索程死後張育一犬甚後歷九年
老而不食程七之子百三為屠過其門張以嚮犬為
言需值五百程曰此犬老瘦能有肉能何只還其半
張令牽去將至橋犬盤旋不肯行遂作人語呼百三
曰來我是汝爺以紹興二年二月某日賒了張小八
公大麥夫於還錢令責罰作犬陪填宿債雖在他家
有吠守之勞然日食槽糠之費積之不少汝當盡還
元錢使我托化于且信且疑繫之橋柱及信張公乞
假紹興故簿檢視果如所言遽奉上丰直以犬歸喂
飼加謹未幾而斃于歛以棺衾埋諸野仍為設供僧

資度之

許寶文女

樂平湖口許與權寶文宅前臨大溪築樓創圃家人以春日遊宴盡暮而歸初女忽得疾全如癡迷但時自歌笑許知為祟所惑群巫不能治聞相近白石村僧董旡師持三壇法著驗亟召之旡曰此為水恠易治也但俗人屋舍不清潔須當宅畔一寺加持乃可於是就助國院齋戒設壇誦呪呼三童子考照然後置供席迎神童隨仆地頃之乃起趨入坐廳上曰還有器办否如有之宜以借我許宅固有防盜之具畏

其傷物誑曰無即徑造一室扃鑰自閉各執一刀出
躍投溪中僦竭誠臨水呪禁不息經兩夕寂然三童
父母訴于許僦曰此神將憑藉耳固無害別閤三童
遽趨溪少焉其一出告曰邪魔已落吾身可便煎麻
油三十斤以俟俄語訖復入油鍋既沸六童共拽壺
鼈大如席重百余斤童競拖刀剝剝納油煮熟弃之
深山女疾立減再旬而安僦有徒弟效其術不葷不
娶亦頗為人驅邪然修身不能久悉破戒少時而死
僦至得熙末亦壽終

佑聖觀夢

疑禱祈

趙粹中為吏部侍郎夢出至廳上大開門豁吏報客
通謁其長七尺著道士羽服形容端嚴視其刺字曰
北方鎮天真武實真君趙奉神素謹肅然起敬趨下
迎揖不敢以主礼自居神固請趙東向坐曰侍郎是
主人今日之事公為政毋用謙辭遂就席向脊而寤
是時孝宗於潛邸王宮創建佑聖觀以容在藩禱祈
感驗之既明日降旨差趙為奉安聖像使乃悟夢語
永慶寺街女子

慶元四年五月十日夜已四鼓都城卜士有未寢者
在所居小樓上為人推演命歷聞慶善橋畔一人獨

行且叫且唱由永寧寺前街向西去約過十許家逢一女子立於門首相呼問訊云阿姊深夜抵此當是急幹女曰莫要問我適望東而行才數十步又與別男子語男扣其所住女曰記得四月內小市下王嫂出到寺上看道場王嫂抱三歲小兒極可憐愛我隨逐頗遠欲投取之被師人趕逐我只在彼不退見覺如中惡昨日遂遭法師兩次用符攝治遣我出外無緣再入今須且歸男子曰適間向西去者似可惱官三娘同一往可乎女曰我一處已受辱宜宜至丹魚其人精神極王難親近他男子曰三娘直如此識人

試一行亦不妨女曰七歌必要挽他莫是曾相犯否
曰恰在慶善橋上為他喫唾唱我故欲報之女曰既
不曾相犯何如且休遂寂寂而散始知前人呼喝者
此也

鬼迎斛盤

鄱陽坊俗每歲設禳吳道場不常厥處慶元四年四
月復就永寧寺大殿於第四夜命僧建水陸齋供加
持斛盤寺前居人多聞外間若男女相呼喚或朔兄
弟姊妹姑姑嫂嫂請回去迎接斛食輕衣錢財及齋
拖已覺衆僧鳴鏡擊鼓奉斛出三門其語頓息迨過

慶善橋則嘈嘈雜雜初皆喜悅譁譟隨至城外江邊
拋散訖乃寂然

汪絡匠

饒民汪廿三居永寧寺東街為結絡匠慶元四年五
月病死十日後未黃昏時其僕夏二在室中打屏恍
然見之與語去我藏小兒手鐲一雙婦人金耳環一
對金牌一枚用小兒罐子盛埋於門內東壁下可說
與我妻掘取得功德追修言訖即沒夏僕告其妻
發地果得之

彭師鬼孽

鄱陽之俗師巫能事鬼者謂之行梁彭師者以慶元
元年病疫死所居在中棚巷後二年其妻招氏楊二
共居而盡以故夫常用螺鼓牛角售與女覲郝娘已
而郝偶徒室為鄰當召集鬼神之際彭聞鼓聲輒出
至公然現形既逐下梁者郝惧持所得器物就之瓦
市作場彭妻亦捨去獨楊二猶處之每夫婦夜寢時
必為彭扯拽下地責罵言汝那得起離我老幼占我
房宇晝日亦出拋擊盤盂卓凳楊遂遷居自遇夜則
偏敲衆鄰門戶稱東隣西舍全不念故舊既使郝娘
奪我行頭又接我門徒知識至今撓害未已彭生為

人時傳習妖詐死而自墮業網中真可笑也

槐娘添藥

饒州使院吏陳忠顯居槐花巷慶元四年五月晚從
府歸令妻於房內取有勞瘁散溫酒調服適有外醫
所貼滑肌散在卓上妻誤用之陳服竟至夜吐泄不
止方悟毒發五更後遣一僕往市肆買藜蘆救療未
回聞外間擊戶妻使婢問為誰曰來尋陳都院婢覺
有異應之曰已去州衙了其人言只教小娘一出來
有一段話要說婢又問爾何是人曰我即鄰側槐娘
也婢曰娘子一夜擾擾恰方得睡不可喚起有話但

案原序

與我說其人言知小一郎錯吃了藥被毒我欲別為
添藥陳在房患聆往復語密起使婢窺於門隙見
一人身披白服四體顛掉如庠水之聲婢俱以担緊
撐門門外又有人云切不可開少頃僕至白服者竄
入槐中遂不見此槐精屢書於策矣

劉和尚犬

鄱陽石陂村庵僧法希養一黃犬性極馴晝不傷人
而夜吠甚警不食葷穢僧日以米一升作粥盛以瓦
盆用竹篋子分畫為二戒之曰以供尔早晚兩頓吃
犬奉約甚謹更不敢過累歲如一慶元三年七月內

忽

因早餐誤侵一角僧拈柴杖擊之且詈責不置犬捨
之而走到夜不歸石陂池畔居者陳婆夢婦人著黃
衫來相見問為誰曰我是庵內劉和尚之母為生前
有罪受罰入畜類兒子將百五十錢買我侍養十年
偶昨朝食粥過多被兒打罵思之悶絕無處理訴已
自投溺於池特來說過煩老人明日報兒子使他知
陳婆駭怖而覺旦以告僧即領僕詣池撈漉果得犬
尸哭而收斂誦經備理理於故母墓側

宜城客

襄陽宜城劉三客本富室知書以慶元三年八月往

西蜀作商所賞財貨數千緡抵閬下五里間喜其山
林氣粹疑為神仙洞府雖身作賈客而好尚清虛之
意甚切欲深入游眺置橐裝于外挾五僕皆往約行
十里前望似有石碑視之但刻二十字曰十口尚無
聲墓下土非輕反犬肩爪走那知米伴青其指意明
白易曉正惶惑間逢樵夫執斧負薪謳歌而至異而
揖之樵曰彼中非善地不可久住劉曰何謂也樵曰
曾讀碑記乎緣向來鬼魅縱橫慮傷人性命遂立石
示人其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君當了然何不速
反吾見之多矣不暇謂談君言畢不見劉悅若迷

蒙犹不肯信又進步里許與十七八歲女子遇服布
素之衣顏容嫺雅誦一絕句音聲悲切云昨宵虛過
了俄尔是今朝空有青春貌誰能伴阿嬌劉默然此
女必亡夫婿在彼醮祭怨辭可傷從而問故至于再
三皆不答劉曰料必良人家子女既能吟咏想深通
文 隨和一詩挑之云夜夜接寒枕朝朝拂冷衾眼
前風景好誰肯向同心女即大笑問曰上客高姓答
以姓劉名輝字子昭女曰是我箇中人也遂邀轉山
皆得大宅梁棟宏偉簾幙華潔婢妾佳麗成行置酒
對飲命引五僕於別舍饌具亦腆盛數酌之後天色

飲昏女曰鴛余久寐鳳枕長虛今宵得侍劉郎真為
天幸請締一夕夫婦之好可乎劉謝曰正所願於是
爰醒携手入室羅浴極意酒醒遲明乃卧一墓上草叢內
穴僕踰伏右畔小穴中方知正墮狐崇賴性命不遭傷
害耳右七事徐謙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三十一事

許頰貴人

許頰間貴人

其不欲顯生

時嚴刻著既沒四十年其孫

女有嫁為泉州趙氏婦者病昏厥經夕乃醒言被引詣大宮室見翁翁在殿上正坐侍妾數十人執樂環列始自歎羨念其在世窮富極貴而身後尚爾可謂大福趨進道安止且問翁翁何以在此此是甚處翁未及荅一吏拱揖於前曰時節到翁慘然隨以行入黑暗一室鑊湯滾沸便剝去公服又向其中聞叫苦之聲移時乃息旋又出之赫然一爛軀肌肉糜潰覆

以錦被良久揭示已一切如初復導去亢坐處席未
暇煖又報時節一日之間若是者四五追吏引我還
家往哭別但云我日日受此惡境界汝歸家旦夕營
功果救我女疾既平告其夫隨力為薦冥途後亦不
復夢予頃得此說於趙季和不魯即記錄今猶記其
大畧甚類乙志內李孝壽也

危病不藥愈

凡人病困固仰醫藥亦有出人意表元非所料而獲
愈者鄱陽王大辯痢疾七晝夜聞粥餌向口則先嘔
惡年齡既高度至骨立因卧簾下听市童叫子薑牙

偶歆之即買小椽見之則喜并淡醋汁食之盡俄思
粥痢自此止張刻上子和歌年十二歲病禁口痢初
時猶以雪糕糲作細圓使吞燕久又不能僅吸少稀
飲經歲丰父母度無痊理歆其死而奄奄獨活一夜
風雨作捫壁起開門便溺其門無樞臼但用一擔撐
柱及還推閉不謹為所壓呼痛乞救父不問母出觀
之云被門扇倒來身上遭一跌驚殺我且與些湯飲
接氣年貧無宿粒鄰人與之遂求米糝充飢明旦積
疴失去今以卜術贍生李皮匠妻腹脹急如鼓閤三
年招醫十數皆指言蠱脹血凝治之弗效日以羸瘦

扶杖始移步大甚嫌惡焉所居新橋湖畔就虛板上
為廁嘗以昏黑登溷忽覺墜下一物如瓊囊連聲喚
夫掖起取火來照圈之以索桂子水瀉明日滴成水
每滴如散油然腹遂消累月後肌肉充肥翻勝於未
病時王仙壇民夏伯恭若外痔因在側為疔質者推
落一蓬沓驚痔出而不收宛轉牀上十有余日醫黃
裳置小杌于牀方踞坐故失脚蹶倒夏駭而欲與痔
已縮入黃裳說

建昌道店

趙彥珍自鄱陽往江西至建昌境暮投民居廷戶極

迫窄埃塵不掃主人乃屠者為不得已之狀留使宿
引入一室門扇皆抽替開闔且無油點趙與同行余
二秀才及以擔僕共處余踏地下有穴可六七寸闊
一杖深之杳然深黑而其底駢旬有聲疑非佳處寢
榻上鋪板閣露一圓竅趙登榻仰窺之連接三間外
乃有燈光允用為恠不敢寐取隨身柳標杖置于側
捲藏紫羅衫於柱罅思所以脫危機之策盡起西籠
擊碎陶器十餘筒曳僕出痛箠主人家聞叫喚走問
其故曰我是箇窮漢親戚倩帶少信物與城中官負
此僕貪喫村酒一路撞磕大半壞了不知教我將何

倍填主人顧妻子頓慘恨勸使釋僕趙歸舍舉牀拒
戶展轉到曉告去前人云彼屠尋常多殺害行旅伺
客熟睡則從高以矛堪其腹死則推陷穴中吞略衣
裝續剝肉為脯售于墀落知趙必有備乃得全生
珍說

鄂州于通判

湖北轉運主管官吳興周梓彥廣侍郎之子也生于
紹興壬子以紹熙癸丑卒於鄂州官舍通判毗陵于
微與之同歲竊以為憂親朋多勸釋之謂人同年同
月同日生而時不同則五行休咎便別况于泛泛同

庚甲哉做終以不鮮復州教授陳方先一年因來考
秋舉做監試珠相契合是歲四月再到鄂做延致款
語之次忽顧其子曰我覺背上痒不可忍可以覘之
如子揭衣揖陳共視當中腫起初和桃急呼瘍醫猶談

話自若醫至已如扇大驚曰疾勢之未不啻風雨此
艾編非砭藥所及唯著艾乃可耳即命搗蒜艾偏鋪四傍

幾于滿背迨火盡腫定而醫者軍中武士習技麗猛
所灸處太闊火瘡遂大作不可收斂不三日竟亡做
餌赤家富好鉗金丹面色常赤故瘡毒之發其捷酷如此

知命先生

云

晉陵胡傳支直乾道七年二月做州人霍氏屋居三板橋下時已被命守荆門代者梅世昌猶須次見任者馮忠嘉到任方一考胡徙舍之初與館客對啜茶聞道人唱言看命其聲音極清使童邀入其人著黃道服戴青結巾項掛數珠手提棕笠書六知命先生遇仙得術遂平論五行最愛胡命云且長年匪晚合動胡荅以尚待三年遠闕道人曰不是清明前五日則是後七日必動胡不敢動姑問之曰先生在那箇道堂安歇曰尋常性不善喧雜只在東廟前何家店內頃更告退再呼之不復見徧遣僕往西邊修巷尋

訪并詣東廟求何氏元無此人也胡曰是必異人知
命與何店俱兩口得非呂公乎既果以清明前五日
友人王推官王邦報世昌改提轄左藏庫過節七日
進奏官報忠嘉召赴闕二者不差一日於是証為呂
公不疑明年秋在荆門將圖公像奉事雖衣冠皆可
為而容貌難得其全思念累夕有一卒持復州寺書
至正以一卷軸來蓋呂公寫真畫如向時所觀其上
有蕪魏公題字顧子端給事鎮南京日刻本也淳熙
六年間胡守滁陽因刊石于天慶觀自疏其事於下
方

普照明顛

華亭縣普照寺僧惠明者常若夫志恍惚語言無緒而信口談人灾福一切多驗因目曰明顛未嘗睡眠通夕立於廊廡間倚柱聒需審聽之多誦經文雖祁寒暑雨不變每入市唯曳裙跣足行步張皇或詣店鋪兀坐則其肆是日交易必獲利倍常故喜其至君赴齋供得襯施盡散小兒非其意所欲往雖加苛撓亦不肯小駐或遭值戲侮報以瓦石飛投畧無少傷好作偈頌間有達理處其未輒顛錯不可曉嘗遇手影戲者人請之占頌即把筆書云三尺生絹作戲臺

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窓下一笑還從掌握
來此篇蓋最佳者紹熙三年日本國蕃舶泛海距縣
境已近值風波甚惡見一僧就地拾土塊揚擲風為
帖息乃得艤泊又告之曰更宜且斫磈停待次日始
可前進如其戒果得便風後見之於道乃明顛也亟
下拜相隨入寺願奉謝禮顧之茫然無領畧意客不
敢強但持貨物回施常住設水陸供而去明至今尚
存

何同叔游羅浮

乾道初何同叔以度府節度推官督賦惠州因游羅

浮逢一道人與語良久殊為契合臨去言從今日以後且領取三十年安樂授以心腎交感之法使水火既濟則常得無病仍令歲禮韓君丈人可預知死日

又揣摩骨法謂晚歲當遇至人何退抵冲虛觀詢道士適所見何人房在何處皆曰無此人已而周行至

壽

黃野人祠堂驚曰此是也何氣幹瘦紫本自寡欲生

於甲寅時年甫三十既遇黃君不復有疾苦慶元丁巳歲入為太常少卿為同僚言此且云今已三十餘年來日定無多矣同僚曰公仙風道骨同子紺碧照人世間寒暑不能侵壽筭未易量也大兒以大社令

能

在寺預聞之親得其所書如此

鄂渚元大郎

水族中鼃魚鼃遭罹罔咎而能托於夢寐以脫其死者見于傳記甚衆難鼃最多鄂州針工程一於慶元四月三日夢一丈夫肥而黑自通為鼃大郎程妻竇元氏也疑其為姻戚延見之則瀝狼言我一命只在朝夕君誠哀而殺之度所廢亦不多它日必將有以上報及覺天已明方入市逢壯夫四輩扛巨鼃赴屠肆凡重三百二十斤商其價為十三千常時才約定即辦齋割大率三日始竟程處念昨夢語其人云我

願依此價買幸勿遽殺放歸家收拾質物贖得之釋
縛放諸江趙德勒在總領衙遣人取視已無所及市
民有仁心者相率裒錢以助乃獲一倍之贏所謂龜
之圖報未知何日荆江別派亦有此物為害嘗喪大
軍米網船統制官擇卒伍勇而善射者候伺其處一
電方廣大許乘日光亦沙渚暴甲為強弩所中眇其
一目竄入水中因白大師及荆府以派為禁江不許
東西客舟去來使避衝突之禍前至郢江一事亦然
也

王樞密招魂

卷之六

王淵以見炎三年僉書樞密院死於苗劉之難骸骨不存及事寧詔令招魂以葬官給其費而子弟懦弱久未得集王倫以僉書樞密留守東京死於虜在其後十二年尸柩不歸亦俾招魂葬其子居宜興至紹興三十年始克作墓將以詰旦掩壙姻戚畢會天未明乃已有寘館于中者驚問之則為淵家所擬矣兩下爭鬪幾於兵刃相格事聞於州縣皆知曲在淵家而其言曰彼此俱是勅葬之於國力用之何妨官司莫能決淵故部將多顯貴為之道地遂云淵既就空豈宜復徙但命倫于別卜地而轉運司為主辦乃已

兩人皆王氏皆為樞密皆不得其死皆奉勅招魂其
家皆在宜興去淵之沒凡三十餘年家頌方起始未
之全聞也是歲予為禮郎官韓子溫為屯田郎官正
覩其事

興教寺僧

臨安西湖上興教寺一僧年方四十餘歲得頭軟之
疾扶之則仰按之則俯擁之左則左移之右則右若
非他人運轉輒終日不動股足亦無力不能行凡困
頓踰月易二十醫皆以為中風天柱軟而投藥並不
効中官王押班與之厚招京師人劉道中往視之劉

技

深念所用醫其半枝出已上其半不如雖議論不相
同而大較不迫求之風證之扣之曰師頃記得緣何
得此疾僧云去歲夏間以傷暑吐瀉餌來復丹兩服
而愈思藥力之効遂每日服百粒防疾再來三百日
不輒因此疾姑已之劉曰來復丹於叔病誠有功在
法只宜兩服蓋其品劑有焰硝若積之五臟硝毒發
作能令人骨軟師正坐此耳於是先為除去硝之留
積別處調氣丸嘉禾散建中湯諸藥緩而解之不及
一月復故劉之姪昶說而不肯言去硝名器

毗陵僧母

常州某寺長年年過五十事母孝謹家既無兼侍取
置丈室一日稱暴亡時當暑月即汝棺收殮并致圃
僕之舍終日修營哭泣將以翌早出殯寓客張推官
自新安罷歸携一娼女趙壽兒來趙有色藝張氏侍
之不能滿歡是夜忽失之以為逃去經廂官立賞捕
緝其子弟云主僧自言徽州人與壽州樓談壽兒每
以見僧母為詞往省之意其竊去而詐云母亡耳後
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元不死乃僧趁黃昏時候裝着
壽兒就木然後呼作匠分付言扣之知所言僧娼至
郡庭太守莫伯虛因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

樂

為民壽兒乞元罪而執事樂籍中理掾以其勝諸妓亦為控請太守不听竟捷之作僕輩連坐者十余人娼錄赴牙僧旋入一幕僚家後生男女三人終其身攝承中饋之職予在徽日熟識之趙蕤之說

夷堅三志辛卷第三